

海外新發現

永樂大典

十七卷

海外新發現

永樂大典
十七卷

九十六叟錢仲聯署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8
ISBN 7-5326-1285-6

I. 海... II. III. 百科全書—中國—明代 IV. Z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64254 號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

出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地址: 上海陝西北路四五六號

郵編: 200040

發行: 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所

經銷: 蘇州市藍邑書店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八九〇×一二四〇 十六開

印張: 四三

插頁: 四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〇〇〇一—七〇〇〇

書號: ISBN 7-5326-1285-6/K·203

定價: 肆佰捌拾圓

封面題簽：錢仲聯
撰序：胡道靜

特約編輯：方健
責任編輯：許仲毅 余嵐
封面設計：姜明
技術編輯：富強 劉國英

出版人：李偉國

序

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其修纂始於永樂元年（一四〇三），距今已整整六百年了，爲了紀念這一特殊的日子，上海辭書出版社將新近搜集到的《永樂大典》殘卷十七卷刊印出版。這十七卷都是久佚海外，又是第一次公諸於世，這對中外學術界來說，無疑是一件大事。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在南京修纂的，明成祖親自制定了氣勢宏偉的編纂宗旨，其云『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命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召集一百四十七人，僅用一年時間，編成《文獻大成》。明成祖認爲『所纂尚多未備』，不符合『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的編輯初衷。於是在永樂三年（一四〇五）決定重修，由朝廷重臣太子少保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和解縉爲監修，召集朝野文士、宿學老儒、高僧道師約達三千人，分別擔任編輯、審閱、校訂、抄寫、繪圖、圈點等工作。啓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全部藏書，還派人到各地搜採圖書。在整個修纂過程中，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作了充分的保障。

《永樂大典》以《洪武正韻》爲綱，採取『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方法，將明初以前典籍中有關該字的文字，一字不易，悉照原書整段、整篇乃至整部編入，據不完全的統計，當時輯錄的圖書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藝、醫藥、算卜等達七八千種，輯成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永樂六年（一四〇八）冬全書告成，明成祖審閱後認爲其『包括宇宙之廣，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他很滿意，正式命名爲《永樂大典》，

並親自撰寫了序言。

《永樂大典》是自有書籍以來，最爲龐大的典籍，它與後來清代修纂的《四庫全書》不同，後者是將衆多獨立的典籍，以經史子集四部彙爲一書，而《永樂大典》是整體一部書，而且是一部大型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如此巨大規模的典籍僅用六年工夫修纂告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祇有像明朝永樂年間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盛的國力，纔會演繹出《永樂大典》及鄭和下西洋那樣的壯舉，這的確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永樂大典》卷帙浩繁，難以刊刻，修成後僅繕寫一部，藏之南京文淵閣。永樂十九年（一二二一），明成祖遷都北京，移藏於北京新宮文樓。過了一百三十六年，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宮中大火，危及《永樂大典》，幸搶救及時，方幸免於難，爲防止再遭不測之虞，明世宗決定重錄一部。大學士徐階主持其事，悉照原樣重錄，從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八月起至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四月，歷時近五年方畢。自此之後，《永樂大典》備有正副兩部，但其命運卻是多遭厄難。

重錄之後，《永樂大典》正本理所當然仍歸藏宮內，但它的下落，史無明確記載，主要有兩種說法：一說毀於明亡之際，另一說殉葬於明世宗永陵，兩種說法，一亡一存，祇能通過考古發掘纔能證實。《永樂大典》正本的下落，是留給後人的一個懸念。

今天能見到的祇有嘉靖副本，原藏皇史宬，清雍正間移藏翰林院，不少學者曾經閱看過。乾隆中期修纂《四庫全書》，因爲要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已經失傳的典籍，曾經對《大典》作過一次認真的清理，發現已佚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雖然當時在宮內宮外查找過，也未能找到，故清高宗有詩云：『大典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收釋道欠精覈，久閱滄桑惜弗全。』乾隆之後，清政府對《大典》保管極不周全，官吏偷盜、鼠齧蟲咬，亡散日多。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大肆掠奪，貯藏《大典》的翰林院淪爲戰場，《永樂大典》慘遭焚毀；幸存之書，也被劫走，運往英、美、日、法、德、俄等國，作爲古董收藏和輾轉販賣。最後留存的六十四冊，事後纔由京師圖書館收藏。有明一代皇皇巨典，經受如此厄難，令人痛心扼腕。

《永樂大典》最大的功績在於保存了我國明代以前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地理、科

技等方面的大批典籍。清雍正間學者全祖望稱其爲「世所未見之書」，「或可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僞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乾隆間另一位學者法式善云：「苟欲考宋元兩朝制度文章，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焉」。修《四庫全書》時，就從《大典》中輯出亡佚的典籍好幾百部。之後有不少學者從中搶救出許多文獻，時至今日，雖存者寥寥，由於每冊《大典》猶如一個資料小淵海，故仍有學者爬梳於此。其次，《大典》輯錄之典籍，皆是據明初文淵閣所藏宋、金、元舊本繕寫，文字遠勝今本，故又存在校勘價值。爲此，《永樂大典》歷來爲學者所珍視，南金固貴，不可以殘帙而等閒視之。

民國以來，不少出版機構與私人收藏家出版過《永樂大典》。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啓影印之先河，將其館所藏「忠傳」一冊刊印。繼之，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上虞羅振玉於東瀛訪得卷一四六二八、一四六二九「部」字韻兩卷，內容爲《宋吏部條法》——關於宋代官吏關陞、磨勘的制度。羅氏極寶愛此書，刊入《吉金齋叢書》。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藏園主人傅增湘將其私藏的卷二六一〇、二六一一「臺」字一冊影印，此爲首次全仿原本之影印本，傅氏頗爲自得，其云「庶幾得此影本者，猶有中郎虎賁之似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吳興南潯嘉業堂藏書樓主劉承幹又影印私藏卷七五四三，此卷爲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與劉氏篤佛有關。三十年代景刊《大典》之風，波及中外，頗爲興盛。北平圖書館、北平文殿閣書莊、日本東洋文庫、京都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會等都有刊印之舉，以廣流傳。但是，他們存在着同一缺陷，僅爲偏愛刊印自藏之書，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對《大典》的利用與研究，充其量不過是聊勝於無而已。

大規模系統地影印《永樂大典》的前提是先要做好現存《大典》下落的調查工作，弄清何卷何冊藏於何地何處？最早着手這項工作的是袁同禮，他在三十年代任北平圖書館館長期間，對當時所存《大典》作了一次縝密的調查，還專赴歐洲考察，將其成果撰成《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三四十年代日本學者岩井大慧和今崛誠二分別撰寫了《袁氏永樂大典卷目表補正》和《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追補》，對袁表作了補充。袁同禮等人的研究，看似容易，其實相當艱難，尤其是不少私人藏家和古董商人的秘不示人和輾轉易手，往往爲一、二卷下落，耗去不少精力。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時，曾聘請目錄學家王重民詳加調查，在前人

的成果上，更上一層樓，共訪得七百三十卷。影印本編為三十二開本，朱墨套印綫裝，凡二十函二百冊，這是《永樂大典》誕生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刊印。卷二三四五至二三四七「鳥」字三卷一冊，專門製作了仿製本，用夾宣紙朱墨兩色套印，大小規格及封面裝幀完全仿照原書，以使讀者領略《永樂大典》原本之風韻。

稍後，我國臺灣地區的世界書局出版了楊家駱主編的《永樂大典》，在中華書局影印本基礎上，增加了臺灣地區及德國的十二卷，為七百四十二卷，刊印為三十二開精裝本，凡一百冊。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岩井大慧對《永樂大典》的調查極為執著，從一九三九年紀念其恩師池內宏六十歲所撰寫的論文至六十年代他自己古稀紀念論文集所收論文，內容均與調查現存《永樂大典》有關。尤其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經歷了抗日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大典》的收藏也有變化，他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兩印本的基礎上，調查到八百卷，不過其中十一卷是要待訪的，真正得知下落的祇有七百八十九卷。

八十年代中期，海峽兩岸的出版社，又幾乎同時推出了《永樂大典》。臺灣大化書局出版了重編本《永樂大典》，共收七百五十四卷，比世界書局本多出十二卷。但不知什麼原因，似乎沒有看到岩井大慧的著作，未能運用這一成果，因此其仍比岩井氏調查的少了三十五卷。應該說收集最為齊全的是一九八五年中華書局續印本。續印本共收六十七卷，仍為綫裝兩色套印，凡二函二十冊。另外又將這六十七卷與原先的七百三十卷，合二為一，出版了十冊十六開精裝本，凡岩井大慧的成果均吸收外，還增加了八卷。

《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嘉靖副本早佚，但有抄本流傳，清道光間山西靈石縣楊尚文刊入《連筠簃叢書》。目錄對瞭解全書內容梗概頗有參考價值，惟連筠簃所刊目錄有殘缺，世界、大化兩書局印本採入時均承襲如故。中華書局精裝本亦收有《大典》目錄，所缺之處已據清內府抄本補齊，遂成全帙。諸影印本中，中華書局影印本收採最為齊全，想必是有專家和專人調查收集所致吧！

從以上民國以來影印《大典》概況來看，仿佛調查者、出版社彼此之間在進行一場學術競賽，你趕我超，後來居上，也正是這種學術競賽，促使《大典》殘卷的調查搜集，越來越細，日趨齊備。我們無意中也加入了這場學術競賽行列，起先是想從岩井大慧所列待訪的十一卷下落着手。這

十一卷中有四卷原爲嘉業堂之書，一九四三年售於滿鐵大連圖書館，抗戰勝利後失去蹤影；另外七卷，在袁同禮的調查表中有三卷列爲未詳，想必他當時掌握情況不多，也許僅是『風聞』之列，另四卷爲長興王氏、德化李氏、東莞莫氏三家私藏，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或存或亡，我們總想尋找綫索，弄清真相。『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待訪的沒有訪得，卻意外有了新的發現。它們是現藏美國二卷、日本二卷、英國五卷、愛爾蘭八卷，凡十七卷，承蒙海外學者和留學生的協助，藏館的慨允，終於取得複件。這十七卷，其中十六卷是首次公諸於世；另有一卷，中華書局影印本已收，但有缺頁，今覓得全帙，爲便於學者研究，特予重新發表。

今將新發現的十七卷內容略作簡介：

卷八〇三至八〇六共四卷爲一冊，『詩』字，輯錄《千家詩話總龜》一書。該書原名《詩總》或《詩話總龜》，今見載《四庫全書總目》，並云宋代『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其書『前集分爲四十五門，所採書凡一百種；後集分六十一門，所採書亦一百種』，其云『千家』，蓋言其所採之書多而已，並非實數。《提要》又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對研究中國古代詩史和文藝批評史，均極有參考價值。《大典》本四卷，對今傳《詩話總龜》頗具校勘價值。

卷八五六九、八五七〇兩卷，『生』字，輯錄典籍甚多，約計有三百餘種，尤以宋元人詩文集最多，其中宋人《傅巖老詩集》、元僧殊隱《盤谷詩集》等均是罕見傳世之書。

卷一〇一一〇至一〇一一二共三卷，『紙』字，前二卷亦主要爲宋人集部之書達四十餘種，宋《陳了齋（瓘）集》、《黃長睿（伯思）集》、《曹橘林集》、元顧世名《梅山集》等亦是罕見之書。又南宋詞人朱晞顏，新安人，紹熙中官廣西漕使，卒於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全宋詞》載其詞《南歌子》一首，可見其傳世之作品甚少，今《大典》載其詞《浣溪沙》（『謝張魯瞻惠紙筆和來韻』）一首，十分難得。其次是地理總志和方志，有《元一統志》、《郡縣志》、《杭州志》、《新安志》、《賓陽志》、《太原志》、《曲江志》、《雲南志》、《南豐志》、《鄱陽志》、《昭潭志》等十餘種，皆是明永樂三年之前典籍，至爲寶貴。卷一〇一一二以兩類書最多，一爲文字音韻之書，如丁度《集韻》、周伯琦《說文字原》、魏柔克《正字韻綱》、熊忠《韻會舉要》、趙

謙《聲音文字通》、郭守正《紫雲韻》、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韓道昭《五音類聚》等二十餘種。另一類爲醫藥本草之書，有宋寇宗奭《本草衍義》、詹端方《本草類要》、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陳日行《本草經注節文》、金張潔古《真珠囊》、李東垣《試效方》、王好古《湯液本草》、元朱丹溪《本草》、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等。清修《四庫全書》時曾輯出醫藥之書二十種，但以上之書未見輯佚，金人之著述傳世極罕，張潔古《真珠囊》等雖爲斷殘殘壁，亦彌足珍貴。

卷一三三〇一至一三三〇三爲一冊，凡三卷，『用』字，均有殘缺。卷一三三〇一，共十九頁，今僅存第十九頁。卷一三三〇二，共十五頁，今缺第三頁後半頁、第四頁前半頁及十三、十四頁。卷一三三〇三，共十八頁，今缺第五頁。書雖殘缺而所載史料卻頗爲罕見，如《經遠堂分門故事》、《蓬山積善錄》、宋俞文豹《唾玉集》、《頌古聯珠》、《宗門統要》、《記室新書》、《禪林僧寶傳》等，值得對這些典籍，作進一步的探討。

卷一四二一九、一四二二〇兩卷『相』字，內容爲『相地十一相龍法』、『相地十二相龍法』。今存《大典》卷一四二一七、一四二一八兩卷亦爲『相』字，內容分別爲『相地九相龍法』、『相地十相龍法』，彼此吻接。據《大典》目錄『相』字爲卷一四二〇九至一四二六九，凡六十一卷，今僅存四卷。而一四二一九、一四二二〇兩卷輯人之書爲《地理大全》、李淳風《地理小卷》、《葬法拾遺》、《明山寶鑒論》、《青囊經》、《家寶經》、《理髓經》、《擇地尋龍經》、《至寶經》、《玉髓真經》、《陰陽妙法》等十餘種，並有插圖數十幅。其中僅《地理大全》見《四庫全書總目》，爲存目之書，今存，分二集，一集三十卷、二集二十五卷，明李國木撰，此書實爲歷代堪輿著作叢書。從晉郭璞《葬經》、唐邱延翰《天機素書》、宋廖瑀《九星穴法》到元劉秉忠《玉尺經》、明劉基《披肝露膽經》等書一脈相承，亦有國木自撰者而彙爲一編。其餘典籍皆不見載《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叢書綜錄》堪輿之屬收書一百三十餘種，有《三字青囊經》一卷，不知是否與《青囊經》同爲一書？其餘均無，這些均是稀見之堪輿典籍，亟待研究。

一五九五七、一五九五八兩卷，『運』字，輯錄之書爲《法運通塞志》。檢《大典》目錄，卷一五九五七至一五九六一凡五卷均爲此書。今考是書已被收入《佛祖統紀》，而《統紀》又已收入《大藏經》。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五《子部·釋家類存目》著錄有《統紀》一書，乃宋釋志

磐撰，凡五十四卷。今存四庫本爲三十九卷，現已被收入《四庫存目叢書》，爲南宋咸淳（一二六五——一二七四）年間摹刻本。《大典》據內府善本錄入此兩卷，當可與現存的《大藏經》本及《四庫存目叢書》本對校，頗具校勘價值。

卷一九八六五與一九八六六兩卷爲一冊，「竹」字，輯入之典籍主要是元人李衍《竹譜》。該書清乾隆時已極罕見，僅有《竹譜詳錄》一卷流傳，疎略殊甚，僅及原書百分之一，幸四庫館臣從《大典》中輯出，得十卷，刊入《四庫全書》，流傳至今。中華書局影印本《大典》卷一九八六六缺第八頁前半頁，今特補正，並將全卷一併影印。

我們僅對這十七卷《大典》作一浮光掠影的淺介，今特影印刊出，以供文字音韻、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地理學界的專家和廣大讀者，進一步研究和利用。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所據底本質量的良莠不齊，雖竭盡所能作了技術處理，但仍有個別漫漶之處；另外，《大典》原鈔本的圈點比較隨意，有些書名也有誤，今祇能仍其舊。這已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此次影印，在版式上作了精心的設計，採用朱墨兩色套印，書名、邊框、行綫、中縫均用朱色，又加仿明宣紙底色，以再現《永樂大典》風韻。今特用國際流行大十六開本影印，字迹清晰，疏朗有緻，這樣精美的影印本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當會有賞心悅目之感，應能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和歡迎。

胡道靜

二〇〇三年七月

目錄

二支

卷八〇三

卷八〇四

卷八〇五

卷八〇六

十九庚

卷八五六九

卷八五七〇

二紙

卷一〇一一〇

卷一〇一一一

卷一〇一一二

詩 詩話四十五「三〇頁」……………一

詩 詩話四十六「二三頁」……………四一

詩 詩話四十七「一六頁」……………六七

詩 詩話四十八「一四頁」……………九九

生 事韻七「二八頁」……………一二七

生 事韻八「三一頁」……………一八一

紙 事韻三「一四頁」……………二四一

紙 詩文 姓氏「一一頁」……………二六九

只 咫 事韻 抵 抵 砥 事韻 底 事韻 底 坻 枳 事韻

軼事韻 痼事韻「一四頁」……………二九一

一送

卷一三三〇一 用財用「一九頁，今存第一九頁」……………三二一

卷一三三〇二 用事韻一「一五頁，今缺第三、四頁各半頁，一三、一四頁」……………三二三

卷一三三〇三 用事韻二「一八頁，今缺第五頁」……………三四九

四霽

卷一四二一九 地相地十一 相龍法「三三頁」……………三八三

卷一四二二〇 地相地十二 相龍法「三三頁」……………四四九

九震

卷一五九五七 運佛祖統紀 法運通塞志一「二二頁」……………五一五

卷一五九五八 運佛祖統紀 法運通塞志二「三三頁」……………五五七

一屋

卷一九八六六 竹竹名二「二六頁」……………六二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三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五

千家詩話 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之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耶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同上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同前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宏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同前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王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合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

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卧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同
上 莊子文多奇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時有此
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官計日月。欲進又不可。君欲強起時難更。
坡云迨茲霜雪未。茲誅侍君必聊。亦記吾曹餘人罕敢用。黃常明 苦吟
門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猶甚。予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
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人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求陽
姪沈人掉頭撫鬚之苦。豈有張順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癯。
谷以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癯。黃常明 賈島詩如鳥從井
口出。人自岳陽來。貫不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
詞澁思苦。若非好事者誇辭。亦繆用其心也。同上 後山詩話云。司空圖
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刀初氣。儼乃都會之豪。佑郊島。非附於寒澁。無
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
作者後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悲如樂
天所謂廟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
當以為何如哉。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畧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
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

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隱居詩話云孟郊詩寒澁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留題門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滿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訂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者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類其詩標榜者多矣。蜀常之詩話 溫公治

第洛中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名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瘠瘠。疑未盡命名之意。同上。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字。成三人。況潮小篆迫秦相。已東逢李潮。潮乎潮乎。柰爾何。退之招揚之器。之。米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米歸。實倚相與馬。之。米別我去。計出相馬下。我自之。米歸入門。思而悲。之。米別我去。能不思我。爲作詩招之。器。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直不須題署也。黃常明子美詩。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經營上元初。斷手寶應年。又題衡山縣學堂云。旌頭慧紫微。無復俎豆事。嗚呼已十年。儒服敝於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講堂非策造。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牆隅亦深窹。林木在庭戶。密餘疊青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圯。米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堂縣學記。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埽渠一詩。并傳燈錄。載春藥山一偈。湜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